崇明五月槐花香

汤朔梅

崇明，今年的五月有些特别——那是第十届花博会开幕的日子。友人说，一定要去崇明，不仅因为是花博会，还在于，你能在哪儿看到迁徙的候鸟、明灭的萤火虫？看到梦幻的星河，暖暖的炊烟？

我似乎嗅到缕缕馨香。是什么香味呢？不怎么撩人，却那样的沁幽。植物的清芬？花蕊的荷尔蒙？绵长而执着。去崇明采风的路上，通感提醒我。

其实，崇明对于曾经的我是隔膜的。当年大学的同学，回老家崇明，起码得两天。掐头掐尾，一天半的时间在路上。因为这，我终于没能去崇明岛，只是在地图上搜寻：长江入海口似张开的嘴，崇明岛像是舌胎，欲说还休。多少年啦！而踏上它的土地却是在崇启隧桥贯通后。

一天父亲说，他当年在崇明搞“四清”，回来后再没去过。很想那东家。那该是一九六四年，父亲每次回家，都说是东家大哥赶着牛车送到码头的。兄弟俩盼父亲，回来总带饭痂似的面饼。那饼形似锅底而薄，大概是用玉米、高粱糊烙的，上口松脆。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。

陪父亲去也在五月。父亲说，那大哥叫范在田。“范在田”好名字。“范”与“饭”谐音：饭是从田里来的。正合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意思。到了。当年的房子还在。门开着，没人。一后生带我们到村里棋牌室。俩人相见先是一愣，真所谓“问姓惊初见，称名忆旧容”。然后紧紧抱在一起。

进屋，我们坐在条凳上，大娘忙倒茶水。四壁挂着犁、耙、网兜，旮旯里是田刀、铁锹之类，还有一捆捆的干芦苇整齐地隐在那里。泥地上有些苔痕。看到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灶台，我就想起那面饼。老两口说，儿孙们不在市区就在县城。老两口进城，却不习惯。我听得出，其实是老人舍不得这个勤俭奋斗过来的老家。

趁其班荆道故，我出门闲逛。感觉崇明岛的空气特别清新，所以植物的叶脉纹理格外清晰，毫不含糊。空气中弥漫着五月特有的气息，里面混杂着花香、草味还有水土的芬芳。似乎隐隐觉得是那面饼的粮食香。再细细咀嚼，觉得不全是。

临告别时，老人送我们芋艿。可我倒想着那面饼。问范大伯，他说如今日子好了，再也不摊那面饼。

又隔了好几年，参加作协采风再来崇明。也是五月天。清晨，驱车沿陈海公路一直向西。路面宽，车少，摁巡航按钮，车匀速前行。风裹挟着绿意拂面而来。车头犁开绿浪，规整的林带，杂树生花，红白蓝紫，莫可名状。林带的空隙处，路河的交叉口，闪过脉脉水田和白墙的农舍。这样的节奏感，使约七十公里的路，一点不觉漫长。

我们走进长兴岛造船基地，那里有宽阔的码头，高峻的厂房，还有055大驱率领下的一系列战舰；我们参观青草沙供水库区，碧水盈盈，称得上烟波浩渺；我们流连在东滩湿地，大概已过了候鸟迁徙的季节，但远处依然有沙禽海鸟掠过，啾啾声空濛。青嫩的芦叶能包粽子了，芦苇下面，退潮的细流淙淙。螃蜞、弹涂鱼正活泛着觅食。城乡结合部路口的树荫下，三五老人操着本地话，卖蚕豆、土豆、螺蛳什么的。说是卖东西，其实是在打发时光，否则不会那么闲适。崇明少高楼大厦、厂房，所多的是无边的绿色和坦荡的滩涂。这就是它成为大都市边上最后一片净土的最好注脚。

铺着渣土的机耕路上，一辆牛轱辘车朝我们走来。车的一侧坐着一个老汉，身子随着牛蹄的“笃笃”声摇晃着，似睡非睡。那就是当年范大伯接父亲的牛车吗？

夕阳落到杉树林时，我们住进了长江边的度假村。一条波阔流深的内河横亘东西，余晖给树影涂上黄昏的色彩。我们散漫在河边，聊一天的见闻。几只白天鹅在近处游弋，江心有一对小鸊鷉或踩水扑棱，或潜泳出水作观望状。隔岸茂密的树林，开着粉白的花。既不热烈，也不矜持。微风送来幽幽暗香。那是我熟悉而又不能名状的味道，是青草？是杂花？是当年吃过的面饼？

问一旁的本籍作家跃鸣兄，他告诉说是槐花香。

噢，是槐花！那陈海公路两旁间杂的也该是槐树了。我作深呼吸，让带着槐花香的氧气分子，渗透到我身体的每个角落。那带着泥土芬芳的气息，馥郁却不张扬，实在而不浮躁。那是窝心的炊烟的味道，那是勤劳的汗水散发出的咸涩与厚朴。

枯坐间，我仿佛看见当年那个范大娘，就着昏昏的灯火，烙着面饼，范大伯赶着牛轱辘车送父亲的情景。忽然想，奔腾万里的长江在流入海洋时，长出舌头般的崇明岛，肯定有许多话要说。其实还用说吗？这一切都融在淡淡的槐花香里了。

调房

桑胜月

现在的房子是买的，过去的房子是调换的，简称“调房”。

买房，花的是钱，凭的是实力；调房，花的是时间和精力，凭的是智慧和技巧。

我长期住石库门。弄堂里有个“老黄牛”，住在一幢房的“灶披间”位置，小得不足8平米。就这间小屋，紧靠后门口，一幢房的人进进出出，门摔得乒乒乓乓，一刻不得安宁。嗨，“老黄牛”就是有本事，一调，二调，再三调地，居然住进了新村的近30个平米的二室一厅！此消息，至少轰动了半条弄堂！

这触动了我。照说，我住客堂间，有24平方米，不算小了，何以也动了调房的心？一是怕台风季节滔滔洪水进屋，淹成个“东方威尼斯”；二是马桶间就离我屋门咫尺之近，全楼公用，却没人来“公扫”，我不得不成了“公厕”的厕长。

“老黄牛”传授经验：调房要舍得花时间精力打持久战；不得让人在台风季节看房；厕所要每天清扫得煞煞清；要美言楼上邻居，渲染和谐宜居的氛围。一言以蔽之：这就是调房的诀窍和智慧。

要命的是，时间和精力，于我这个教两个班语文又兼班主任的教师来说，恨不能每天再生出个24小时呢！“老黄牛”说，愚公移山，晓得吧？调个房总难不过移座山？你先把调房启事印出来，贴出去，调房会看起来……有什么难的？

我认真地草拟调房启事。“老黄牛”看后，说，你太老实，只写面积大小，楼层，地点，那怎么行。地段的优越你写了吗？交通的便利你写了吗？离你家四个门面就是小学，你写了吗？弄口赫赫有名的大菜场你写了吗？你家的花砖铺地你写了吗？楼里有抽水马桶你写了吗（我怕的就是这个哟）？唉，我这才知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写应用文，竟连一个工人师傅也比不上！

我从此走上了调房之路，一年里，休息日手拎糨糊桶，跨区三四个，走街串巷贴启事，看房子，跑调房会……居然没落实一间。调房，简直与相亲一模一样，不是我看不中人家，就是人家看不中我。有时我看中了人家的，人家却嫌我围墙高光照少。甚至有一个看房的，对我的房子样样满意，然而摇头不调。追问之，他说，你们的邻居一定强悍。何以见得？他拉我进厨房，指着我的灶台道：你看，你的灶头在中间，两边的邻居各一个大大的灶台，把你挤得连转身都困难，这怎么过日脚？我忙说，邻居的台面上也让摆摆菜碗的。他头直摇：靠人施舍总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佩服他眼光的犀利。两家邻居的煤气台是在房屋大修，也正值我上课时突击搭建的，我的台子像个受气的小瘪三嵌在中间，我见到时木已成舟。

调房那真是，我匆匆出，他匆匆进，走马灯般热闹而疲惫，由热望而起至结局破灭，循环往复近一年。有一天，走进了一场正在收拾残局的调房会，工作人员说，收摊了。忽见一熟人，让我进屋翻看几张落单的调房材料，指着一张让我看，面积与我相当，一切独用，就是路远了去了。精疲力竭的我，已不复奢望，路不在远，不涝就行，屋不在小，心畅就灵。当场像揭榜似的拿走了这张无人看一眼的资料。

调房者姓王，刚刚复员，与岳母同住，孩子在我的后街一所小学就读，而刚分给他的新房则远在普陀，为了孩子，为了与妻一起尽孝，他决定割爱新房。王先生，他竟没想一想，这位桑老师的单位就在家近旁，为何要舍近求远去普陀呢？幸好他没多想。

新房在管弄新村，一个听也没听到过的地方。车还未通进新村，“最后的一公里”，要用脚来丈量。

窄小落乡的路两旁，瓜农吆喝声声，幢幢新楼矗立在荒芜的工地上。我和女儿都喊累，王先生几次都怯生生地问，还去看吗？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了，总要去看看的。临到了楼栋口，看我女儿苦着的脸，他怀着歉意，更怯生生地问，还上去吗？为了不伤王先生的诚意，再累，我也得爬上六楼。开了门，毛坯房的独门独户、面对学校操场的阳台、洁净的卫生间，一扫我母女的疲惫与沮丧，当场拍板：换了！

王先生知道新房还未通煤气，给我买了200斤煤饼，奉送了一只煤球炉，搬家那天随我们的“搬场车”直送至新家。谆谆嘱咐，有事要帮忙，尽管开口。

常言道，好故事都有个好结尾。你看：好多年后的一天，在大学法语系女儿的讲台前，一个漂亮的学习出众的女生问：“老师，你住过某某某地方吗？现在还住管弄吗？我爸……”原来她就是王先生的女儿，那个当年我一见就喜欢的小女孩儿，现在成了我女儿的高徒！

七夕会

春风杨柳万千条

郑小铭

在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日子里，摄友约去新江湾城生态湿地，据说这个季节也是“翠鸟踩背”的日子，吸引了很多观鸟拍鸟人。

走进湿地，远远望见一座白色凉亭，柱子和屋顶用迷彩网包裹，一群摄影爱好者架起“长枪短炮”，坐凳守候。这个观鸟点水面开阔，左右两边是郁郁葱葱的小岛，前有干枯苇丛，后有柳灌大树，野趣十足，蓝天白云映衬下的生态湿地是人与自然、人类和鸟类和谐共处的福地。

“翠鸟踩背”是指阳春三月翠鸟求偶交配的场景，这里的鸟儿乐意和人们亲近，乐意在人们的镜头前大大方方展现身姿，难见的踩背风情照永远是摄影人朋友圈置顶帖。在这个观鸟拍鸟基地，每天有好多志愿者按时到岗，有的自费买了鸟食，定时给鸟儿喂食，人们爱鸟护鸟的爱心感动了其他爱鸟人，争相加入志愿者队伍，同去的摄友打听捐款渠道，捐款献点爱心。

“木板、草地、砾石、栈道、野草、野花构成了这块上海中心城区唯一水为骨、地放荒、璀璨夺目的‘生态绿宝石’，这里没有人工雕琢的大色块、大界面，只有参天的大树、碧悠的荒野”，参与和见证新江湾城筹建到初具规模的赵勇先生著述《浦江一湾·上海新江湾城的前生后世》，书中描绘了新江湾城的绿岛生态，如今真正感觉在沧桑巨变的背后，一个春风杨柳万千条的绿色上海，正迎面扑来。

摄影

难忘烈士

张 玮

高中入学，第一天我就去瞻仰了李主一烈士纪念碑。我放慢脚步饱含追思和敬仰，用心体会镌刻在纪念碑上的四个大字“死得其所”。李主一同志被捕后，敌人对他用老虎凳、棍棒、电烙等酷刑，他始终坚贞不屈，严守党的秘密。在狱中，其妻前往探监，他坦然地嘱咐道：“我为革命而死是光荣的，要抚养好孩子，并替我在曙光中学操场后面买两亩田，就把我葬在那里，坟墓旁立块石碑，碑上题‘死得其所’4个字，这样我虽死犹生……”——铮铮誓言刻骨铭心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愿望在我的心中激荡。

2007年，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。在支部大会通过我为预备党员之时，一位老党员告诉我：“入党之后你就不再是原来的你了，你更要事事做表率，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。”那一刻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荣誉感与使命感牢牢印刻在心。

我认识曹金鱼烈士，在他生前曾与他共事过一段时间。那时，他刚从部队转业至公安部门，他身材偏瘦，个子不高，给人的印象干练而敬业。每到夏季，在高速公路上执勤需要及时补充水分，否则人很容易中暑。上岗前他总是带着一只装满水的水壶，每次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下到地面，汗水已浸透警服结出一层“盐花”，他远去的背影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有一年年初，他执勤骨折受伤，伤还没好透就返回了工作岗位。曹金鱼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不管有多危险，总得有人挑起责任。消防如此，公安亦如此。”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公安民警的初心和使命，让我一次次领悟到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感、使命感和责任感。

有趣的童谣

耿 立

馋嘴的老鼠，是天性，童年的记忆深处，有首儿歌：

小老鼠，上灯台，
偷油吃，下不来，
叫小妮，携猫来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

现在没有可供老鼠偷着吃的花生油、猪油了；现在也没有灯台了，过去素常百姓家点灯，是一个陶制的或铁制油碗，里面匍匐着一根灯草，或者棉芯或者布条，那灯碗中的油，有的是动物脂油，有的是植物榨出的油，比如蓖麻或棉籽，还有用豆油花生油的，这些油都是老鼠爱吃的。

为了灯光的范围更大些，也为了防备老鼠，人们发明了灯台，灯台的作用就是把灯油碗架得高高的，老家有句话“高灯下亮”。那灯台有铜的，有铁的，有陶的，有瓷的，穷人家置办不起灯台，就用砖头来代替。

老鼠是无法上我的灯台的，因为我用的是煤油，并且，没有灯台，我用墨水瓶自己制的油灯。

夜晚，油灯亮了，就如一朵花绽开。那红的花、橘黄的花围绕着灯芯舞着腰肢，火苗是有腰的，有时纤细，有时饱满。有时我想，第一个制灯的人，最了不起，他是模仿天上的星星，把星星放到人的眼前，给夜弄出了一片不属于黑夜统治的特区。童年是最怕黑夜的，也最怕冬天。但大自然没有把春天冻死，也没有把草冻死。蝴蝶呢？这也是冻不死的，你看，当花起义了，蝴蝶也跟随来了，只是一夜的工夫，那义军就集合起了花朵蝴蝶的队伍，把冬天的统治掀翻。

没有了可以食用的灯油，小老鼠，一定饿肚子，它们也失去了在灯台练习跳台一样敏捷表现的机会了。

小时候，母亲曾一遍遍问我，长大后，疼不疼娘？

我说疼，母亲摇摇头。

母亲说，你娶了媳妇就不要娘了。

我大声喊着，我要娘，我要娘，不要媳妇。

那时，母亲就唱了个我们鲁西南平原里最流行的民谣《小麻嘎》。

小麻嘎，尾巴长，
娶了媳妇忘了娘，
烙白饼，卷砂糖，
媳妇媳妇你先尝，
我往家北看咱娘，
咱娘变成了屎壳郎，
黢黢到北京到北京，
北京有个好年景，
十个麦穗打一升。

小麻嘎，就是小喜鹊，我们那里把喜鹊就叫麻嘎，屎壳郎，是农村里的丑物，与粪为生，整天推个粪蛋在地上滚，最吓人的是屎壳郎的装束，黑的盔甲，令人不快。而娘变成屎壳郎，那就是把娘从家赶走，我们那里有个俗语：屎壳郎推车滚蛋。

而十个麦穗打一升粮食，那麦穗是一个就像玉米棒子一样大的超级麦穗，那样的年景，是丰收啊，但丰收了，有了白面，却不让娘吃，这样的儿子确实不孝。每当唱罢，娘总会问：你愿意当那个娶了媳妇忘了娘的小麻嘎吗？我不当，我不当，我不要媳妇，我光要娘，我给娘擀白饼吃，还给娘卷沙糖。

当时母亲听了我这样稚嫩的许诺，往往笑得不是太确认，母亲经历过许多的世事，她早已明白，她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，而孩子对她，那就说不定了。

边看边聊